

第三十五回

外道施威欺正性

心猿獲寶伏邪魔

本性圓明道自通，翻身跳出網羅中。修成變化非容易，煉就長生豈俗同？清濁幾番隨運轉，闢開數劫任西東。逍遙萬億年無計，一點神光永注空。

此詩暗合孫大聖的妙道。他自得了那魔真寶，籠在袖中，喜道：『潑魔苦苦用心拿我，誠所謂水中撈月；老孫若要擒你，就好似火上弄冰。』藏着葫蘆，密密的溜出門外，現了本相，厲聲高叫道：『精怪開門！』旁有小妖道：『你又是甚人，敢來吆喝？』行者道：『快報與你那老潑魔，吾乃行者孫來也。』

那小妖急入裏報道：『大王，門外有個甚麼行者孫來了。』老魔大驚道：『賢弟，不好了！動他一窩風了！』幌金繩現拴着行者，葫蘆裏現裝着行者孫，怎麼又有個甚麼行者孫？想

是他幾個兄弟都來了。』二魔道：『兄長放心。我這葫蘆裝下一千人哩。我纔裝了者行孫一個，又怕那甚麼行者孫！等我出去看看，一發裝來。』老魔道：『兄弟仔細。』

你看那二魔拿着個假葫蘆，還像前番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走出門，高呼道：『你是那裏人氏，敢在此間吆喝？』行者道：『你認不得我！』

『家居花果山，祖貫水簾洞。只爲鬧天宮，多時罷爭競。如今幸脫災，棄道從僧用。秉教上雷音，求經歸覺正。相逢野潑魔，却把神通弄。還我大唐僧，上西參佛聖。兩』

家罷戰爭，各守平安境。休惹老孫焦，傷殘老性命！』

那魔道：『你且過來，我不與你相打；但我叫你一聲，你敢應麼？』行者笑道：『你叫我我就應了；我若叫你，你可應麼？』那魔道：『我叫你，是我有個寶貝葫蘆，可以裝人；你叫我，却有何物？』行者道：『我也有個葫蘆兒。』那魔道：『既有，拿出來我看。』行者就於袖中取出葫蘆道：『潑魔，你看！』幌一幌，復藏在袖中，恐他來搶。

那魔見了，大驚道：『他葫蘆是那裏來的？怎麼就與我的一般？……縱是一根藤上結的，

也有個大小不同，偏正不一，却怎麼一般無二？他便正色叫道：『行者孫，你那葫蘆是那裏來的？』行者委實不知來歷，接過口來，就問他一句道：『你那葫蘆是那裏來的？』那魔不知是個見識，只道是句老實言語，就將根本從頭說出道：『我這葫蘆是混沌初分，天開地闢，有一位太上老祖，解化女媧之名，煉石補天，普救閻浮世界，補到乾宮缺地，見一座崑崙山脚下，有一縷仙藤，上結着這個紫金紅葫蘆，却便是老君留下到如今。』

大聖聞言，就綽了他口氣道：『我的葫蘆，也是那裏來的。』魔頭道：『怎見得？』大聖道：『自清濁初開，天不滿西北，地不滿東南，太上道祖解化女媧，補完天缺，行至崑崙山下，有根仙藤，藤結有兩個葫蘆，我得一箇是雄的，你那箇却是雌的。』那怪道：『莫說雌雄，但只裝得人的，就是好寶貝。』大聖道：『你也說得是，我就讓你先裝。』

那怪甚喜，急縱身跳將起去，到空中，執着葫蘆，叫一聲：『行者孫。』大聖聽得，却就不歇氣，連應了八九聲，只是不能裝去。那魔墜將下來，跌腳搥胸道：『天那！只說世情不改變哩！這樣個寶貝也怕老公，雌見了雄，就不敢裝了！』行者笑道：『你且收起，輪到老孫該叫你哩。』

急縱觔斗，跳起去，將葫蘆底兒朝天，口兒朝地，照定妖魔，叫聲『銀角大王。』那怪不敢閉口，只得應了一聲，倏的裝在裡面，被行者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勅的帖子，心中暗喜道：『我的兒，你今日也來試試新了！』

他要按落雲頭，拿着葫蘆，心念念，只是要救師父，又往蓮花洞口而來。那山上都是些窪陷不平之路；況他又是一個圈盤腿，拐呀拐的走着，搖的那葫蘆裏漚漚索索，響聲不絕。你道他怎麼便有響聲？原來孫大聖是熬煉過的身體，急切化他不得；那怪雖也能騰雲駕霧，不過是些法術，大端是凡胎未脫，到於寶貝裏就化了。行者還不當他就化了，笑道：『我兒子啊，不知是撒尿耶，不知是漱口哩，這是老孫幹過的買賣。不等到七八日，化成稀汁，我也不揭蓋來看——忙怎的有甚要緊？想着我出來的容易，就該千年不看纔好！』

他拿着葫蘆，說着話，不覺的到了洞口，把那葫蘆搖搖，一發響了。他道：『這個像發課的笛子響，倒好發課。等老孫發一課，看師父甚麼時纔得出門。』你看他手裏不住的搖，口裏不住的念道：『周易文王，孔子聖人，桃花女先生，鬼谷子先生。』那洞裏小妖看見道：『大王，禍

事了！行者孫把二大王爺爺裝在葫蘆裏發課哩！」

那老魔聞得此言，說得魂飛魄散，骨軟筋麻，撲的跌倒在地，放聲大哭道：「賢弟呀！我和你私離上界，轉託塵凡，指望同享榮華，永爲山洞之主，怎知爲這和尚，傷了你的性命，斷吾手足之情！滿洞羣妖，一齊痛哭。豬八戒吊在梁上，聽得他一家子齊哭，忍不住叫道：『妖精，你且莫哭，等老豬講與你聽。』先來的孫行者，次來的者行孫，後來的行者孫，返復三字，都是我師兄一人。他有七十二變化，騰挪進來，盜了寶貝，裝了令弟，令弟已是死了，不必這等扛喪，快些兒刷淨鍋竈，辦些香蕈、磨菇、茶芽、竹筍、豆腐、麵筋、木耳、蔬菜，請我師徒們下來，與你令弟念卷『受生經。』」

那老魔聞言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只說豬八戒老實，原來甚不老實！他倒作笑話兒打觀我！」叫：「小妖，且休舉哀，把豬八戒解下來，蒸得稀爛，等我吃飽了，再去拿孫行者報仇。」沙僧埋怨八戒道：「好麼！我說教你莫多話，多話的要先蒸吃哩！」

那獸子也儘有幾分悚懼，旁有一小妖道：「大王，豬八戒不好蒸。」八戒道：「阿彌陀佛！」

是那位哥哥積陰德的果是不好蒸。』又有一個妖道：『將他皮剝了，就好蒸。』八戒慌了道：『好蒸好蒸！皮骨雖然粗糙，湯滾就爛。』櫥戶！櫥戶！

正嚷處，只見前門外一個小妖，報道：『行者孫又罵上門來了！』那老魔又大驚道：『這厮輕我無人！』叫：『小的們，且把豬八戒照舊吊起，查一查還有幾件寶貝。』管家的小妖道：『洞中還有三件寶貝哩。』老魔問：『是那三件？』管家的道：『還有「七星劍」、「芭蕉扇」與「淨瓶」。』老魔道：『淨瓶子不用，原是叫人，人應了，就裝得，轉把個口訣兒教了那孫行者，倒把自家兄弟裝去了。不用他，放在家裏，快將劍與扇子拿來。』

那管家的即將兩件寶貝獻與老魔。老魔將芭蕉扇插在後項衣領，把七星劍提在手中，又點起大小羣妖，有三百多名，都教一個個拈鎗弄棒，理索輪刀。這老魔却頂盔貫甲，罩一領赤焰焰的紅袍。羣妖擺出陣去，要拿孫大聖。那孫大聖早已知二魔化在葫蘆裏面，却將他緊緊拴扣，撒在腰間，手持着金箍棒，準備厮殺。只見那老妖紅旗招展，跳出門來，却怎生打扮？

頭上盤纓光燄，腰間帶束彩霞鮮。身穿鎧甲龍鱗砌，上罩紅袍烈火然。圓眼睜

開光掣電，鋼鬚飄起，亂飛煙七星寶劍，輕提手，芭蕉扇子半遮肩，行似流雲離海岳，聲如霹靂震山川。威風凜凜，欺天將，怒帥羣妖出洞前。

那老魔急令小妖擺開陣勢，罵道：『你這猴子，十分無禮！害我兄弟，傷我手足，着然可恨！』行者罵道：『你這討死的怪物，你一個妖精的性命，捨不得，似我師父，師弟，連馬四個生靈，平白的吊在洞裏，我心何忍？情理何甘？快快的送將出來還我，多多貼些盤費，喜喜歡歡打發老孫起身，還饒了你這個老妖的狗命！』那怪那容分說，舉寶劍劈頭就砍。這大聖使鐵棒舉手相迎。這一場在洞門外好殺！——

金箍棒與七星劍，對撞霞光如閃電，悠悠冷氣逼人寒，蕩蕩昏雲遮嶺堰。那個皆凶手足情，些兒不放善；這個只爲取經僧，毫釐不容緩。兩家各恨一般仇，二處每懷生怒怨。只殺得天昏地暗鬼神驚，日淡煙濃龍虎戰。這個咬牙倒玉釘，那個豁目飛金焰。一來一往逞英雄，不住翻騰棒與劍。

這老魔與大聖戰經二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他把那劍梢一指，叫聲『小妖齊來！』那三百

餘精，一齊擁上，把行者圍在垓心。好大聖，公然無懼，使一條棒，左衝右撞，後抵前遮。那小妖都有手段，越打越上，一似綿絮纏身，攙腰扯腿，莫肯退後。大聖慌了，即使個身外身法，將左脅下毫毛拔了一把，嚼碎噴去，喝聲叫『變！』一根根都變做行者。你看他長的使棒，短的輪拳，再小的沒處下手，抱着孤拐啃筋，把那小妖都打得星落雲散，齊聲喊道：『大王啊，事不諧矣！難矣乎哉！滿地盈山，皆是孫行者了！』被這身外法把羣妖打退，止撇得老魔圍困中間，趕得東奔西走，出路無門。

那魔慌了，將左手擎着寶劍，右手伸於項後，取出芭蕉扇子，望東南丙丁火，正對離宮，唵喇的一扇子，搥將下來，只見那就地上，火光焰焰。原來這般寶貝，平日地搥出火來。那怪物着實無情：一連搥了七八扇子，燄天熾地，烈火飛騰。好火——

那火不是天上火，不是爐中火，也不是山頭火，也不是竈底火，乃是五行中自然取出的一點靈光火。這扇也不是凡間常有之物，也不是人工造就之物，乃是自開闢混沌以來產成的真實之物。用此扇搥此火，煌煌燁燁，就如電掣紅綃，灼灼

輝輝，却似霞飛絳綺，更無一縷青煙，盡是滿山赤焰。只燒得嶺上松翻成火樹，崖前柏變作燈籠。那窩中走獸貪性命，西撞東奔；這林內飛禽惜羽毛，高飛遠去。這場神火飄空燎，只燒得石爛溪乾遍地紅！

大聖見此惡火，却也心驚胆顫，道聲『不好了！我本身可處，毫毛不濟；一落這火中，豈不真如燎毛之易？』將身一抖，遂將毫毛收上身來。只將一根變作假身子，避火逃災，他的真身，捻着避火訣，縱筋斗，跳將起去，脫離了大火之中，竟奔他蓮花洞裏，想着要救師父，急到門前，把雲頭按落，又見那洞門外有百十個小妖，都破頭折脚，肉綻皮開。原來都是他分身法打傷了的，都在這裏聲聲喚喚，忍疼而立。大聖見了，按不住惡性兇頑，輪起鐵棒，一路打將進去。可憐把那苦煉人身的功果息，依然是塊舊皮毛。那大聖打絕了小妖，撞入洞裏，要解師父，又見那內面有火光焰焰，謊得他手慌脚忙，道：『罷了！罷了！這火從後門口燒起來，老孫却難救師父也！』

正悚懼處，仔細看時，呀！原來不是火光，却是一道金光。他正了性，往裏視之，乃羊脂玉淨

瓶放光，却自心中歡喜道：『好寶貝耶！這瓶子是那小妖拿在山上放光，老孫得了，不想那怪又復搜去；今日藏在這裏，原來也放光！』你看他竊了這瓶子，喜喜歡歡，且不救師父，急抽身往洞外而走。纔出門，只見那妖魔提着寶劍，拿着扇子，從南而來。孫大聖迴避不及，被那老魔舉劍劈頭就砍。大聖急縱筋斗雲，跳將起去，無影無踪的逃了不題。

卻說那怪到得門口，但見屍橫滿地，——就是他手下的羣精，——慌得仰天長嘆，止不住放聲大哭道：『苦哉！痛哉！』有詩爲證：——

可恨猿乖馬劣頑，靈胎轉託降塵凡。只因錯念離天闕，致使忘形落此山。鴻雁失羣情切切，妖兵絕族淚潺潺。何時孽滿開愆鎖，返本還原上御關？

那老魔慚惶不已，一步一聲，哭入洞內，只見那什物傢伙俱在，只落得靜悄悄，沒個人形；悲切切，愈加悽慘；獨自個坐在洞中，踢伏在那石案之上，將寶劍斜倚案邊，把扇子插於肩後，昏昏默默睡着了。這正是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悶上心來瞌睡多。」

話說孫大聖撥轉筋斗雲，竚立山前，想着要救師父，把那淨瓶兒牢扣腰間，竟來洞口打探。見那門開兩扇，靜悄悄的不聞消耗，隨即輕輕移步，潛入裏邊。只見那魔斜倚石案，呼呼睡着，芭蕉扇褪出肩衣，半蓋着腦後，七星劍還斜倚案邊，却被他輕輕的走上前，拔了扇子，急回頭，呼的一聲，跑將出去。

原來這扇柄兒刮着那怪的頭髮，早驚醒他，抬頭看時，是孫行者偷了，急慌忙執劍來趕。那大聖早已跳出門前，將扇子撒在腰間，雙手輪開鐵棒，與那魔抵敵。這一場好殺！——

惱壞潑妖王，怒發沖冠志。恨不過，搥來囓圖吞，難解心頭氣。惡口罵猢猻：『你老
大將人戲！——傷我若干生，還來偷寶貝。這場決不容，定見存亡計！』大聖喝妖
魔：『你好不知趣！徒弟要與老師爭，累卵焉能擎石碎？』寶劍來，鐵棒去，兩家更
不留仁義。一翻二復賭輸贏，三轉四回施武藝。蓋爲取經僧，靈山參佛位，致令金
火不相投，五行攢亂傷和氣；揚威耀武顯神通，走石飛沙弄本事。交鋒漸漸日將

嘯，魔頭力怯先迴避。

那老魔與大聖戰經三四十合，天將晚矣，抵敵不住，敗下陣來，竟往西南上，投奔壓龍洞去不題。

這大聖纔按落雲頭，闖入蓮花洞裏，解下唐僧與八戒沙和尚來。他三人脫得災危，謝了行者，却問：『妖魔那裏去了？』行者道：『二魔已裝在葫蘆裏，想是這會子已化了；大魔纔然一陣戰敗，往西南壓龍山去訖。』行者道：『孫孫分身法打死一半，還有些敗殘回的，又被老孫殺絕。』方纔得入此處，解放你們。』唐僧謝之不盡道：『徒弟啊，多虧你受了勞苦！』行者笑道：『誠然勞苦。你們還只是吊着受疼，我老孫再不曾住脚，比急遞鋪的鋪兵還甚，反復裏外奔波無已。因是偷了他的寶貝，方能平退妖魔。』豬八戒道：『師兄，你把那葫蘆兒拿出來與我們看看。只怕那二魔已化了也。』

大聖先將淨瓶解下，又將金繩與扇子取出，然後把葫蘆兒拿在手道：『莫看！莫看他先

曾裝了老孫，被老孫漱口，哄得他揚開蓋子，老孫方得走了。我等切莫揭蓋，只怕他也會弄喧走了。』師徒們喜喜歡歡，將他那洞中的米麵菜蔬尋出，燒刷了鍋竈，安排些素齋吃了，飽餐一頓，安寢洞中，一夜無詞。

早又天曉，却說那老魔徑投壓龍山，會聚了大小女怪，備言打殺母親，裝了兄弟，絕滅妖兵，偷騙寶貝之事。衆女妖一齊大哭，哀痛多時，道：『你等且休悽慘。我身邊還有這口七星劍，欲會汝等女兵，都去壓龍山後，會借外家親戚，斷要拿住那孫行者報仇。』說不了，有門外小妖報道：『大王，山後老舅爺帥領若干兵卒來也。』

老魔聞言，急換了縞素孝服，躬身迎接。原來那老舅爺是他母親之弟，名喚狐阿七大王。因聞得峭山的妖兵報道他姐姐被孫行者打死，假變姐形，盜了外甥寶貝，連日在平頂山拒敵，他却帥本洞妖兵二百餘名，特來助陣，故此先攜姐家問信。纔進門，見老魔掛了孝服，二人大哭哭久，老魔拜下，備言前事。那阿七大怒，即命老魔換了孝服，提了寶劍，盡點女妖，合同一

處，縱風雲，徑投東北而來。

這大聖却教沙僧整頓早齋，吃了走路。忽聽得風聲，走出門看，乃是一夥妖兵，自西南上來。行者大驚，急抽身，忙呼八戒道：『兄弟，妖精又請救兵來也。』三藏聞言，驚恐失色，道：『徒弟，似此如何？』行者笑道：『放心！放心！把他這寶貝都拿來與我。』大聖將葫蘆、淨瓶、緊箍兒、金繩籠於袖內，芭蕉扇插在肩後，雙手輪着鐵棒，教沙僧保守師父，穩坐洞中，着八戒執釘鈹，同出洞外迎敵。

那怪物擺開陣勢，只見當頭的是阿七大王。他生的玉面長髯，鋼眉刀耳，頭戴金煉盔，身穿鎖子甲，手執方天戟，高聲罵道：『我把你個大胆的潑猴！怎敢這等欺人！偷了寶貝，傷了眷族，殺了妖兵，又敢久占洞府！趕早兒一個個引頸受死，雪我姐家之仇！』行者罵道：『你這夥作死的毛團，不識你孫外公的手段！不要走！領吾一棒！』

那怪物側身躲過，使方天戟劈面相迎。兩個在山頭上一來一往，戰經三四回合，那怪力軟，敗陣回走。行者趕來，却被老魔接住，又鬪了三合，只見那狐阿七復轉來攻。這壁廂八戒見

了，急掣九齒鉞攔住。一個抵一個，戰經多時，不分勝敗。那老魔喝了一聲，衆妖兵一齊圍上。

却說那三藏坐在蓮花洞裏，聽得喊聲振地，便叫：『沙和尚，你出去看你師兄勝負何如？』沙僧果舉降妖杖出來，喝一聲，撞將出去，打退羣妖。阿七見事勢不利，回頭就走。被八戒趕上，照背後一鉞，就築得九點鮮紅往外冒，可憐一靈真性赴前程！急拖來剝了衣服看處，原來也是個狐狸精。那老魔見傷了他老舅，丟了行者，提起寶劍，就劈八戒。八戒使鉞架住。

正賭鬪間，沙僧撞近前來，舉杖便打。那妖抵敵不住，縱風雲往南逃走。八戒、沙僧緊緊趕來。大聖見了，急縱雲跳在空中，解下淨瓶，罩定老魔，叫聲：『金角大王。』那怪只道是自家敗殘的小妖呼叫，就回頭應了一聲。驢的裝將進去，被行者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勅的貼子。只見那七星劍墜落塵埃，也歸了行者。八戒迎着道：『哥哥，寶劍你得了，精怪何在？』行者笑道：『了了！已裝在我這瓶兒裏也。』沙僧聽說，與八戒十分歡喜。當時通掃淨諸邪，回至洞裏，與三藏報喜道：『山已淨，妖已無矣，請師父上馬走路。』三藏喜不自勝。師徒們吃了早

齋，收拾了行李馬匹，奔西找路。

正行處，猛見路旁閃出一個瞽者，走上前，扯住三藏馬道：『和尚，那裏去還我寶貝來！』八戒大驚道：『罷了！這是老妖來討寶貝了！』行者仔細觀看，原來是太上李老君，慌得近前施禮道：『老官兒，那裏去？』

那老祖急昇玉局寶座，九霄空裏竚立，叫：『孫行者，還我寶貝。』大聖起到空中道：『甚麼寶貝？』老君道：『葫蘆是我盛丹的；淨瓶是我盛水的；寶劍是我煉魔的；扇子是我搨火的；繩子是我一根勒袍的帶。那兩個怪：一個是我看金爐的童子，一個是我看銀爐的童子。只因他偷了我的寶貝，走下界來，正無覓處，却是你今拿住，得了功績。』大聖道：『你這老官兒，着實無禮。縱放家屬爲邪，該問個鈴束不嚴的罪名。』老君道：『不干我事，不可錯怪了人。此乃海上菩薩問我借了三次，送他在此，託化妖魔，試你師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。』

大聖聞言，心中作念道：『這菩薩也老大憊懶！當時解逃老孫，教保唐僧西去取經，我說路途艱澀難行，他曾許我到急難處，親來相救；如今反使精邪搆害，語言不的，該他一世無夫！』